

湯子遺書



湯子遺書卷五目錄

賦

璿璣玉衡賦

金臺懷古賦

懋勤殿賦

長白山賦

頌

藉田頌

勸賑頌

論

湯子遺書卷五目錄

十三經注疏論

二十一史論

政貴知變論

諸儒執經問難論

辨

春王正月辨

續地辨

議

本紀當法宋史議

擬詔



擬漢以禁圃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詔

露布

粵西平露布

策

平定湖南收復雲貴策

考

歷代備荒良法考

啟

同門公建孫先生夏峰祠堂啟

湯子遺書卷五

目錄

引

四書淺說小引

題跋

題一樂堂卷

題趙憲清卷

徵君先生詩卷跋

省齋詞跋

湯子遺書卷五

睢陽湯斌潛庵著

賦

璿璣玉衡賦 有序

臣聞莫莢初生古帝識明時之義澤火成象大易
垂治歷之文朝廷之政令未施奉若之儀規先備
蓋敬天即勤民之本而法天實凝命之原自容成
定握算而六術已昭黃帝聽合宮而五行較著南
正司天北正司地重黎釐職於陰陽賜谷候春昧
谷候秋義和致嚴於分至莫不仰觀俯察上律旁
湯子遺書卷五 賦

一

羅然存其理而缺其儀未盡觀占之哲有其數而
無其器難成察稽之功尚考虞書聿垂偉製躔度
窺於寸管星文運於圖機聚山澤之精華極人工
之賁飾誠授時之要術步歷之宏規也然而至德
難聞成模漸斲精思罕遇不無章會之訛參驗或
淆遂有統元之誤以建申為建亥魯人之月令無
憑以食卯併食辰齊廷之度數何舛太初歷稱蓬
密壽王猶議其非乾象術號精深韓翊尚指其短
固由天行之難定實亦制度之未精觀會通於古
今應彰明於



昭代恭惟

皇上履端建極麗正凝神日就月將光華協於天地朝乾夕惕奮迅象乎風雷道在欽崇凜曰明而曰旦功深宵密謹亦保而亦臨時憲之歷久頒承年之法新勒合元會運世之終始辨五十三家之殘叢將見合璧聯珠歲書太史大章合譽日記靈臺乃復尙稽典謨究明遺憲旁招庶士敷奏宏詞將假翰藻而明三才藉筆泉而協五紀臣罔窺理數素昧天人幸際昌辰敢辭蕪陋謹獻賦曰

緬鴻濛之初闢邈莫知其紀極仰遠廓而無垠識
湯子遺書卷五

賦

二

蒼蒼之正色渺終古而左旋疇轉輪而不息羅萬象於周迴建極紐於南北三垣表內外之宮庭列宿畫中原之邦域圖九重兮誰營里九萬兮孰測維邃古之神靈肇觀天而作則揆茫茫之元化總睿聖之範圍粵重華之膺籙紹放勳之巍巍初受終於文祖乃躬攬夫萬幾方類禋之未舉首申命於衡璣蓋執中以體會於淵穆自觀察而效法其精微亦猶七十載之光破四表其功用惟本天治人而不違若夫魁衡招搖之密運陰陽寒暑之潛移非參稽之不爽何庶績之咸熙矧乃天雞曉唱

曦馭晝跋朝浴滄海夕耀崑崙景近極而炎暑景
遠極而易昏居牽牛而一陽來復舍降婁而春風
自溫燭龍未足誇其光彩夸父無由效其駿奔至
夫繼離宵曜夜光融融胸脯警闕臚魄示冲應潮
汐之消長從箕畢而澤風日退度於十三遂置閏
而成功再如木德行仁太白秉義熒惑主禮辰緯
藏智惟填司信位王四季或期歲而周天或累年
而遷次或方進而復留或既分而忽會信薄蝕之
有常乃伏見之難泥初偶乖於累黍久漸易其機
樞何以測算不失於晦朔氣數罔愆於盈虛惟至

湯子遺書卷五

賦

三

人德合蒼昊制準乾圖璣運外而規圖衡當軸而
虛中兩極相望於直距九行環繞夫紫宮大梁實
沈之周列鶉首鶉尾之麗空四遊兩環定經緯表
裏之準三辰六合挈卯酉子午之鍼運躔離於晷
刻轉造化於尺尋東作南訛畢協於節序攝提孟
陬宛肖夫天心隨波降升似昭回之銀漢與日環
遶象靈烏之迅飛晝晦重陰而儀度不愆烈風雷
雨而僭忒不譏飾以宏瑤綴以美璣瓊壁精瑩雲
霞之色可挹夜光璀璨星宿之芒依稀雖曰以管
窺天何能持小而測大要之因衡察象實可殊途

而同歸後若萇宏子韋之探蹟索隱梓慎禪竈之
極渺窮工殷周之巫咸史佚魏齊之石氏甘公王
朔唐昧之觀星候氣尹皋吳範之視日胡風漢唐
則壽昌一行之術密宋元則沈括守敬之業崇其
用器也踵事而增華敷衍而不窮或造輪扇而刻
木或倚渾儀而鑄銅或削蓮花以傳箭或斲觚稜
以盤龍誰能不祖奧旨而述成規遂可察氣數而
合蒼穹豈若倚蓋彈丸蟻旋磨轉術家之微渺無
聞法象之探索猶淺彼張衡之藻翰稱工洛下之
經畫推善靈憲之圖書猶存歲差之考稽難舛損
湯子遺書卷五 賦

益適宜縮羸合撰足以驗同氣於天人通至誠於
幽顯是以帝王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時幾必勅視
聽母惑常扶陽而抑陰更緩刑而尙德雨暘寒燠
若其序歲月日星順其職皇猷玉潤而東壁聯輝
帝典金清而左角不忒煌煌乎執大象而撫地中
面稽天若卜年萬億敬抽毫而作賦若身隨臬夔
之班而遊唐虞之世

金臺懷古賦

館課

冀野漫漫燕雲莽莽樓煩之碧岫峻嶒易水之洪
濤沉澗北走紫塞雁門南通恆霍上黨拖以漕渠

軸以太行誠帝王之都會豈霸主之封疆乃若朝
陽門外桑乾河邊如雪白沙如山碧岸岡陂陁而
半畱路逶迤而中斷向秋野之蒼茫對寒流之漫
漫尋昭王之跡懷昌國而浩嘆不辨黃金之臺焉
知碣石之館當其戰國紛紜燕趙雄武西盪秦雲
東平海霧戈鋌如鱗旌旄如雨固已俯崢函而淺
衡湘誚稷下而陋蒙羽且其百里求賢千金市駿
郭隗綰縞樂生佩印鳳不及棲麟不暇伏谷無幽
蘭嶺無秀菊於是謝禮樂之干櫓閱武騎之軻衝
軾錦車而前騫驅魚軒而繼蹤乃飛閣宏敞高榭
湯子遺書卷五

賦

五

崢嶸萬乘顧兮駐綵騎旌旄翔兮進瑤瓊故能設
寶器於甯臺陳大呂於元英返故鼎於磨室植汶
篔於薊城至於臨淄有如霆之卒邯鄲有執帚之
賓旣刊有功之印遂疑奇計之臣實爲謀而不終
應感慨於斯晨若乃秋風暫起百卉淒蒼霜封野
樹鴻雁南翔則有壯士於邑俠客魁壘佩長劔之
陸離冠切雲之崔嵬憑玉砌而唏噓臨青松而浩
慨長嘯兮撫碧空短歌兮凌滄海亦有簪纓公子
毀省名流荒郊樽酒南陌輕屨看渾河而似帶望
山雲而如樓撫石嶙而惆悵悲望諸之不留豈若

凌霄飛兩銅雀鳳凰玉階金闥雕柱錦牆輝煌乎
嶽瀆照曜乎清漳不過歌舞之美麗非有賢俊之
遺光祇響平陵之夜漏空留荒苑之宿霜過之者
不思居之者已忘鳴呼鐃鼓齊鳴簫韶零落騏驥
奔馳駑駘纓絡庭有烏鳶山有白鶴曲士升橋高
賢負郭曾霸圖之不如况敢望乎鄙洛若夫伊傅
爲楫周召爲鐸吟白駒之雅詩奏雲門之翟籥蘭
臺石渠之高楹白虎天祿之廣幕聖澤雲飛皇恩
露灑英華肆浮麟鳳當道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
常之寶則亦有抵玉驚禽揮金薤草况乎鄰斗極
湯子遺書卷五 賦
之光輝邇天漢之波濤又何必徘徊幽咽向茲臺
而游放哉

懋勤殿賦

擬館課

黃扉日麗寶笈雲開帝座之光華正燦東壁之淑
氣迎來道衍圖書法象觀乎天地學深墳典奮迅
擬乎風雷我

皇上岐嶷敏睿麗正凝神本精一以立皇極建中
和而定羣倫納諫不遺葑菲招賢旁及隱淪武庫
森嚴撻伐悉遵

廟算九功歌敘民隱日達楓宸固已樹儀型於百

辟貞仁壽於十春若夫燠太乙之膏皇暉旬陳之
暉麗黃雲紫蓋輪囷鬱其上浮蘭朶金莖灑泖翔
於天際珠宮貝闕複道斜通銀榜璇題交衢迢遞
飛重簷以切霞炯丹壁而流飄龍舸泛萬頃澄瀾
長楊帶千章翦鬱斯又足奠六鼇而鞏四極應三
垣而馭五緯爾乃廣闢別殿宏貯縹緗鴻濛矗而
竦峙觚稜啟而景彰揭組幔於焚楣垂綺錦於虹
梁甲帳之月光如雪祕幄之芸火生香瑤函左列
竹素盈牀五庫標目於西清四類充帙於東廂犀
籤重積玉軸焜煌未足矜宛委之寶冊何須論天

湯子遺書卷五

賦

七

祿之蘊藏當夫金門朝罷宣政宴餘鸞珮聲遠鳳
扇影徐名儒招從白虎大雅延白石渠究道系於
洙泗證心法於唐虞無黨無偏闡維皇之敷錫天
秩天敘繹皋陶之訐謨旣朝乾而夕惕復無倦而
有恆顧民畧之可畏識當位之利貞尊所聞而行
所知高明光大有治人斯有治法深切著明斯乃
懋勤之實政匪僅肇錫以嘉名矧夫歌叶雅頌文
儷誥盤懸鉞倒薤戲鴻騰鸞雲氣芝英之簡淵淳
岳峙之觀漢武望而廢牘章帝顧而輟翰以此乘
秦運而御六龍映晨光而翔五鳳采太史之陳詩

第羣臣之嘉頌而時幾勅命祁暑思艱心游農野
道契先天夜如何其夜未闌瑤編萬卷寶炬殘流
月瞳矐兮素華滿北斗低昂兮殿閣寒豈比夫甘
泉暉章長樂未央凌霄飛雨茝若披香九華仁壽
百福靈光列芴櫟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
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祇矜制度之煒煜何敢希
道德之輝光况乎文教敷宣天威遐被都護方開
劔閣雲將軍已定三湘地碧雞金馬之修祀無勞
菊讐撞華之輪將遂易百禮具興萬舞咸備

皇情悅愉羣臣旣醉降綉緼調元氣阜財解愠薄
湯子遺書卷五 賦

八

賦寬徭踰於穆之緝熙耳擊壤之歌謠天下棄僞
而返本敦樸而去澆追太始之元化偕華胥而道
遙謹摛辭而頌

聖主微臣敢自託於王褒

長白山賦

維輿圖之廣大山川鬱紆而蜿蜒實融結於太始
乃通氣乎乾坤環九州而絲絡類枝柯之敷宣仰
北條之崑崙望滄海而螭延根彌固於華岱直嶢
嶢而造天雲中玉液分派飛泉鳴綠南迴而浩蕩
混同北遠而澶浚若夫石壁崆嶸嵯峨萬丈槩太

清觸緯象摘列宿於楹楣邇天漢之灝曠遠視則
百嶺俱青近循則一巖千狀決飛瀑於層厓沘盤
渦於疊嶂映朝日而如金隔青杉而若幃旣半散
而照爛輝天閭之閑闐背藏太古之冰雪面對神
山之宕漾乃其素煙晚拖白霧晨縈或下橫而疑
帶或上冒而似纓日月隱蔽以成陰虹梁倒掛而
崢嶸二韭四明五奧三菁峨嵒太白廣霞赤城曾
未足方其崇萃並其邃清也千里之內萬山駢擁
劍戟排連勢若相拱擬五瑞之偕來望紫宸而遙
竦錫碧金銀眾色炫動遠近輕濃窈蔚森聳一旦

湯子遺書卷五

賦

九

觸膚寸而滂然也飛流崩壑噴雪迅霆蹴崖轉石
澎湃鏗鉤不崇朝而雨天下也豈比於崑崙之青
青其上則有猿獠狸獾狂猥狻猩紫貂白狼狡兔
飛鼯貔豹熊羆獠麋麇獬飛捷於窺巘蹕空絕
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悲鳴其下則有
丹石白拊琳璫砢砢縹青結綠城功昆吾磊砢磷
爛嶮嶮相扶間以華芝靈藥采色叢敷醴泉涌出
於其側經崎嶇傾注而旁趨至於鴻雁雕鵠鷹隼
鷓鴣交精旋目繁鶩競翔更有珍異之鳥彩翰朱
裳禽經不載漢賦未詳巨樹陰林樛枝叢倚合抱

連卷形質嶮岫垂條扶疎落英幡纒霜霰之所近
凝風雨之所交砥連翳閭之暮光接扶桑之晨菲
良真宰之所寶護故鴻龐於茲而初啟遂誕毓乎
神聖同貞符於丹水東爟員嶠西耀崑崙北嶺幽
崖南震朱垠陸警水慄無不奔走而來賓

皇帝儲精垂思耀德布恩翱翔乎書圍逍遙乎禮
園歌清廟之雝雝載洪頤之翻翻望豐鎬而顧念
升辟蠻於帝闈坐法宮遠近臣歷吉日協良辰乘
星犯露尋厓剪榛靡薜荔以爲席喻流霞於通津
紛長松之謾謾見仙鹿之甞甞藹纘紛兮獻玉笋
湯子遺書卷五 賦
闢天關兮開地垠光絢爛兮錫鈍叡秩俎豆兮千
萬春

頌

藉田頌 有序 順治甲午館課

惟

皇帝御極之十年海宇底定九州內外畢獻方物
大功旣成禮文肇舉
郊壇辟雍典章稽古大小臣工罷勉率職

皇帝覽圖數貢慨然念曰予一人受

天明命撫臨億兆惟小民稼穡艱難朕何敢宴然

其上以忝
宗廟聞古天子自耕千畝以供粢盛有司其具典
制以聞明年春朕將親舉之越明年二月宗伯陳
期司空除壇

皇帝齋祓三日五更既興斗牛當中雲旗凝藹
耜載輅公卿庶官翼翼恪恪奔走厥職庶民慶覩
天顏載欣載喜既祭先農牲肥醴潔尊罍明備解
鞞秉耒具如儀式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有盛德大
業必有奇文博能之士珥筆執簡以昭鴻烈故嘉
禾獻瑞載於周書十千維耦周頌歌之煌煌輝輝
湯子遺書卷五 頌
照耀竹冊千百年來如耳聞目見稱爲絕盛今
皇帝仁恩惠澤翱翔海表先是十日

親祭朝日壇又遣官祭孔子廟又

親祭社稷壇旬日之內四舉典禮而耕藉尤爲數
十年未行之曠典使撰次不得其人是使

聖德不彰于後世而大化溷如也臣滋懼焉然臣
聞圖治以誠不以文故耕藉之禮代有舉行而惟
周之成王漢之文帝爲昭者蓋二主有仁心爲質
故天必應之臣見

皇上軫念民依知非徒修太平之儀者自茲以後

五穗兩歧之瑞將繼周漢而興歌也已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爍

皇運萬邦攸承海波宴然典禮肇興克敬

昊天岳瀆式靈辟雍廟社鐘鼓維清乃眷下土小

民之依載笠載屨載耒載耜載穰露之方壤口也未晞

暑雨霑霑冬雪澄澄爰

命宗伯考禮以進朕將親耕以倡田畯羣臣稽首

恭承

明問敢不敬應以襄解慍目底天廟順時覘土瞽

湯子遺書卷五 頌

三

告協風工奏靈雨司空掃壇金吾陳輅載耒車右

載履南畝霓旌縹緗旗旒紛糾雲日開朗清霞出

阜

帝乃三推下則五九各備其儀逮於農叟種稂既

播貽我來牟乃獻先農蒸蒸焯焯神農饗醴后稷

承羞百神醉飽庶姓歌謳執爵太寢勞酒是酬

帝乃眷命毋嬖毋益毋電毋雩以報

皇功豐年穰穰頌聲洋洋繼周越漢奕世無疆

勸賑頌 有序

順治十六年歸德霪雨爲災自夏徂秋煙雲慘淡

洪流浩浩彌望數百里麥未登場黍稷弗播睢州地尤沮洳城郭傾圮蓋父老傳聞以爲百年之內所未有也比冬民將扶老攜幼就食四方郡司李饒陽符公慨然軫念遍履部內開誠勸諭繼以涕泣於是各邑聞命輸助麥穀者皆以萬計公之至睢也揖知州事戴侯而言曰上天降災膏於茲土惟我官吏罔獲辭咎其曷敢弗欽旣又進紳士耆老再拜而言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當茲荒歲窮民流離盡矣若珍此豆區之遺倘變生意外安能洗腆用酒而稱無事乎眾咸曰唯唯此流離

湯子遺書卷五

頌

三

民誰非我之鄉里親戚乃重煩明公憂於是蠲輸者立粥場者恐後自城市至四境村鎮煙火相望前此民之扶老攜幼奔走四方者皆相告來歸繼而河朔淮泗之民以梁苑爲樂土越明年麥登乃止當斯時也予方銜命嶺北秋八月請告歸里入境睢之父老曳筇跋履率其子弟遮道言公功德曰去年微公吾聚已爲墟吾屬已爲魚矣予曰然抵舍則父老又曳筇跋履率其子弟造於庭曰公大有造於我邦父母兄弟惟公之賜春耕夏藝惟公之賜我民何以云報願爲賦詩以紀公功詠而

歌之子子孫孫俾勿忘予乃颺言於眾曰公官以
刑名職在懲貪糾猾非錢穀撫循之司也然公學
有淵源故平日爲政察奸惟明去暴惟勇豪民蠹
吏竄伏如鼠而疾痛負冤之民若承雨露公方崇
教化日進譽髦而課藝之未嘗恃術揚之威也予
昔自潼赴顛晤公於杞公爲予言刑以弼教非以
爲教也然書不云乎旣富方穀中州自兵火以來
家無蓋藏民鮮二鬴設不幸有方二千里水旱
之災不知何以禦之往者天下常多故矣其先由
饑饉頻仍縣令不上聞藩甸不下信視民間欣戚

湯子遺書卷五

頌

古

漠然不關於心以鳩形鵠面之人而催科是問於
是民始忍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自棄於盜
賊夫養不遂則教不興教不興雖有皋陶爲士亦
不可以理此予鯁鯁然不能已於懷者噫以公言
觀之可謂識治之本矣予旣感公之德又重以父
老之請乃拜手頓首而爲頌曰歲在己亥商羊告
災梁園千里蒼茫莫開麥禾云枯蒲葦塞路耒耜
高懸爭網魴鮒夜吼蛟龍庭遊鳧鷺苦雨名篇愁
霖綴賦惟公曰嗟惟我赤子兵火餘生何以堪此
乃檄守令予親履野時駕輕舸時乘羸馬皋陸淳

泓旌旆瀟灑八邑咸臨至睢之下呼爾冠紳拜手
廣廈毋吝爾有哀此孤寡紳士合言惟公之命惠
我憫獨敢不敬聽乃輸倉廩乃助釜餼熒熒子遺
室如懸磬聞公之命交手相慶廬幕周旋炊煙繚
繞左餐右粥歌呼昏曉我公之歸雲霞縹緲淮泗
河朔民欣再造何況宋州敢忘拜禱春爾條桑秋
爾滌場我公之功高山蒼蒼烝爾祖妣洽爾鄰里
我公之功河水瀾瀾

論

十三經注疏論

自注悉本先儒成說不敢妄出己見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五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垂典謨而道統開
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贊易刪詩書作春秋
而天人性命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
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殘缺漢儒收拾補綴參
互考訂歷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
道者益眾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略可得而論焉
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邱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
陳元鄭眾傳之凡以象象文言雜八卦中者自費
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
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

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爲兩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璣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爲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宏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

湯子遺書卷五

論

六

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尙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爲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謂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是謂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

左傳所引者預輒注爲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疏淺
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僞撰有以
也孔穎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
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柏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
採焉詩三百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
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
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爲毛詩鄭康
成爲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
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釐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
惟劉焯兄弟爲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己見取裁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七

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
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爲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
卽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
必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合深得經意
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
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
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意
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且其說往往
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
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

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其說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邱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爲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爲蔑而公穀則以爲昧如築郿也左氏以爲郿而公穀則以爲微會於厥憇也

湯子遺書卷五

論

六

左氏以爲厥憇而公穀則以爲屈銀至於君氏尹氏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將以何爲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母乃刻與况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爲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而

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歷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說焉間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略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九

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傳士子傭耳剽目刺取左氏之字句以充帖括蓋有傳業爲大師射策爲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皆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爲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

慶普三家並立學宮鄭康成宗小戴作儀禮注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己復禮之功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卽性命精微所寓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質奧韓愈猶病難讀况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祕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宮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眾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彥始聖人致太平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三

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爲黷亂不經何休以爲六國陰謀旣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爲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爲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載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爲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

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
點補遺之錄陳澍採眾家以爲集說吳澂合三禮
以爲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
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修復王朝等禮喪祭二
禮付門人黃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寬又因其
成法爲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體
彙爲一經俾海內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
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
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
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三

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
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獻王得
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與尙書同出孔
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尙古文劉
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爲定鄭眾馬融
鄭康成皆爲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攷
孔鄭舊義爲注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溫公范蜀
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爲刊誤亦復多從古文
明呂維祺作大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

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奧旨也自終軍
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草木魚蟲
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
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名號
各異爲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
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
書辨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
同文之治者也可以其爲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
之漢儒去古未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儒
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三

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
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鄭康成之說也
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
邵建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
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
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
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二十一 史論 館課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
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尙書之義春秋之旨

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尙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爲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爲下矣嘗讀古今之史約畧論之司馬遷史記創爲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爲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爲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前守其說而不敢變其所自爲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經緯錯綜瞭如指掌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三

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道劉知幾之所短哉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而思精由今觀之論竇武誅中官爲違天理論班勇使西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不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

不可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使非習彥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時以何法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至宣武本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說盡入青編幽明搜神咸被宋錄何可不辨也宋書本承天之舊事雜魏晉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五

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思廉梁陳二書實卒父志祖父揚名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鑒戒頗多不可得而泯沒也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毀譽失實百藥北齊避諱略號遷就弗端後周牛宏惟務清言德棻繼之率多牴牾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二史刪略繁蕪編摩簡淨比之正史實爲過之魏徵隋書本末備舉倫貫有敘陳壽以來空有其儔劉昫舊唐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脉制度之原忘喪亂之本長孫與敬宗並書昌黎與禹錫同傳則賢否無別功罪等

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泯然例吳淑以外戚而卓行蔑著則大節掄於細謹高德蔽於閎闊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以釐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而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厭姓氏多訛年月屢異君子嘆之矣蓋歐宋平分學術稍殊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宕當雲攫瓜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故一唱三嘆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本紀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駁雜細碎志傳不勝湯子遺書卷五

論

五

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凡起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畧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略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序官閥兼載奏章褒刺失據袞鉞無憑何其疏也金史簡潔遠勝宋遼蓋元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集眾長而削橐迫促夫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書十載告成而有限以條例要以時日欲成一代良史胡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嘆之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

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克己無我幽明不愧乃能誅姦諛而發潛德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議史事哉

政貴知變論

館課

治天下者不察古今之變則一代之體不立也治一國者不察天下之變則一國之體不立也蓋時有遷革治化因之夏商之忠質成周之文物非三代聖人之意也勢也太公治齊報政三月伯禽治魯報政三年亦非二公之意也勢也蓋惟聖人善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五

於因時而俗儒狃於聞見安石行周禮而宋道衰孔明用申韓而蜀幾霸夫周禮聖人之書也申韓刑名之學也或以之亂或以之治此非周禮之過襲周禮者之過也非申韓之功用申韓者之功也趙廣漢之在潁川也鉅笥鉤鋸而奸豪息韓延壽之治馮翊也閉閣思過而良民輯二者寬嚴異矣而循良同聲嘉績偕奏卒不聞廣漢與酷吏同傳而延壽與懦夫並稱若此者何也治水者必相山陵度地脈而後加疏鑿焉治民者必視風俗察民情而後加德威焉此不可不知也嘗讀唐史至文

宗見崔郾初治陝不鞭一人既遷鄂而嚴刑不貸有治陝宜寬治鄂宜嚴政貴知變之說噫何明達若斯也吾獨怪崔郾能明陝鄂之形而當時朝廷獨不明天下之勢也蓋唐至文宗而弊極矣藩鎮恣橫於外宦豎肆虐於內皆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而其初年元老未隕良將猶在倘能奮然自勵慨然於貞觀開元之不續取元和以後之政令渙然變革與民更始天下治亂未可知也而乃因仍弊習顧以李訓鄭注之流謂可藉以驅除奸豎噫何其愚也當甘露變起禍及眾累唐之不亡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至居深宮自比桓靈撫坐嘆息泣下沾襟何其憊也使移崔郾治陝鄂之識以治天下必不沿穆敬之餘而忘太宗之業任近侍之臣而疏股肱之彥吾知士良之徒可不勞而去也不知務此陵夷至于武宣雖欲振而不能矣此則尙可爲也而不知變故曰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湯子遺書卷五

論

毛

諸儒執經問難論

院試

天地之理備于經帝王之道本于學學之不修則治之隆替可知也而經之不明則學之純駁又可

知也歷觀詩書所載自堯舜三代何嘗有不學問之天子乎其深居燕閒几杖有銘臨雍拜老乞言有典勤學好問蓋有後世儒生所不及者何其密也而君臣之間吁咈告誡皆成訓典又何盛也後世有言天子安事詩書者矣卽有一二好學之主亦或馳騫于黃老或殫情于詞賦雖文詞爾雅亦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乃觀漢明帝養老禮成引桓榮上堂使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圍橋門而觀者億萬人噫此三代之遺風與夫漢之賢主首稱文帝矣世徒見文帝治貴清靜而比隆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五

成康武帝尊尚儒術而末年驕侈遂以爲儒術寡效黃老多功不知文帝之賢明得儒術之大端而其不免于雜霸者則儒行之不純故賈誼陳王道則謙讓而未遑也禮樂庠序之事猶未盡興而強秦之遺風餘俗猶未盡除也夫文帝之賢者而若此則學問之事蓋亦難矣至于武帝雖有表章經史之功然亦好其文辭耳不然以雄才大略之主當西京治安之隆使誠慨然于堯舜文武之不績又有董仲舒諸人以爲之輔則建元之隆可與三代爭烈又何至興師邊鄙失王師不戰之訓骨肉

殘忍昧家人反身之義哉由此言之則孝文得其一二而未見其大全孝武慕其虛名而未求其實效二者均失也乃光武創業之際投戈講藝明帝承建武之後戢武未幾而臨雍拜道此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矣觀其東平來朝而詠及采菽雒山出鼎而推及易象不亦颯颯乎先王之盛哉東漢之世節義章明未必非光武明帝父子倡率之功也惜也文物雖盛而貽謀無術一變而章和再變而安順經術不永治道遂漓君子悼之矣且當時執經之徒不過班賈諸人耳要皆文章

湯子遺書卷五

論

五

爾雅之流非有明二帝三王之道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若曾參孟軻之徒也夫天下未嘗無大賢蓋由士有志而上不重耳使明帝果究其實而不慕其文而曰天下無正誼明道之儒出而應之吾不信也其後諸儒碌碌無聞而桓榮車馬印綬誇耀生徒知當日之所問難者亦祇太平之盛觀而非究心經術之實也夫近代人主之學莫盛于漢而漢又莫如文武光明然所就皆如此則欲求帝王之學者舍詩書所載將何取法焉

辨

春王正月辨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爲確不可易而余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

湯子遺書卷五

辨

三

正爲建酉月故雨雪爲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眾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爲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

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爲周之二月寅月爲周之三月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爲之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爲善周公大聖人也以冬爲春可乎曰陽明言之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之有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爲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爲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爲見湯子遺書卷五

辨

三

於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爲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爲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子爲當時諸侯強橫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

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爲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爲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爲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爲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爲春以周正月爲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曰豳風亦周詩也何以用夏正曰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以來固湯子遺書卷五

辨

三

虞夏商之諸侯也爲虞夏商之諸侯必用虞夏商之正朔且豳風述民事夏正爲切而春秋明一王之大法尊周爲重未可以爲例也曰諸家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以爲商不改月之證何歟曰書缺有間矣商之時制固無從得而考要之不可以例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卽春秋以釋春秋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於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爲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爲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於言哉

睢州地畝州衛錯雜款項繁多奉文行續查對數載地畝有逾額缺額之不同弓尺有長短大小之不一不能盡符原額致稽轉報從來州縣地畝各有則例睢州畝數不可比例商鹿睢陽衛弓尺亦不可比例歸德衛也州地四百八十步爲一畝本自清楚無容置議獨睢陽衛比例歸德衛弓尺不能無議焉歸德衛弓尺較民弓大三寸八分派銀三分六絲零睢陽衛除徭役與民弓相同外如屯地則派銀三分五釐零新增餘屯則派銀四分四

湯子遺書卷五

議

三

釐零較之歸德衛糧數迥殊弓尺何得無異當年按弓定糧睢陽衛三項弓尺每畝較民弓多地二分五釐此從來定規也今若比歸德衛弓尺則每頃當減去九畝三分另行起科衛地糧已極重何堪減畝若依本衛弓尺則各項之有餘不能補衛地之不足夫地猶是昔日之地昔何以照本衛弓尺而足額今何以照本衛弓尺而不足非歸併衛所之時州縣之移送未明卽丈量田地之日續外之遺漏尙多版籍之定例未敢遽更賦役之徵輸理當慎重若今日苟簡了局後日之歸咎誰任雖

上臺之催提已久而執事蒞任方新合無申請寬
限設法查補地在鄰封則詢之舊衛旗丁纏餘遺
漏則責之四鄰舉首務期地無欺隱糧無重累然
後按纏定糧勒石垂後國課民生咸有賴矣至於
目前急務惟在後里有衛蠹張化鵬所報之無地
懸糧六十餘頃國課則年年缺額徵比則無地無
人里書之敲撲徒煩官長之考成受累似當速就
各項逾額地內仍照本衛弓尺撥補明白目下無
懸糧之累後可徐議總數之足額此又今日最要
之著統候採擇焉

湯子遺書卷五

議

本紀當法宋史議

三

本紀自晉宋以來法漸詳密唐書以詔辭駢麗刪
去僅存高祖一詔亦多裁節書法義例務從簡嚴
前史之體爲之一變而王言無徵後人譏之宋史
因事定例不似唐書之嚴而事加詳密詔令言辭
亦剪裁載入一代事跡燦然完備元史繁蕪不足
觀矣竊以本紀記一帝始終非同綱目一書原本
春秋義取褒貶另有目以詳其事也如卽位冊立
諸詔記其事刪其文可也如戰攻方略訓戒臣民
志傳不能載者必須總括數句其事方明則宋史

可法也漢書有一詔而本紀與志傳詳略異者知出史臣翦裁非盡原文也細看宋史言動皆記實備左右史之體故本紀當以宋史爲法

擬詔

擬漢元帝以禁園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

詔院試

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無非欲甚愛此民也人主承天以致治民有失所而不知省憂則天示之以菑所以警動人主而止其亂也是天之愛人主亦無窮矣朕紹先帝之緒獲奉宗廟夙寤晨興祈與湯子遺書卷五

詔

壹

字內共臻成理乃者陰陽錯繆菑異並臻朕甚懼之方臨遣光祿存問鰥寡延登賢俊使者冠蓋相望今又地震于隴西郡水泉湧出其咎安在夫歲比不登民有饑色天又動威其何以堪是朕躬不德以累我烝民也古帝王山林池澤之饒與百姓共之朕縱未能力回天譴奈何以歲時遊獵之區使貧民不得耕耨是重朕不德而示私於天下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且吾貧民甚苦而禁園地稱沃澤奇產異植不可勝原此皆百姓所仰給余一人豈敢有愛焉昔先帝假公田賦禁籩賜高年布

帛朕常慕之以禁囿假貧民豈唯百姓之爲亦庶
幾不忘先帝之詔也古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
鼓朝有直士社稷之福我國家百有餘年骨鯁強
立之士項背相望遠若賈誼汲黯之儔近若高平
博陽之侶皆識體得宜足裨廟算今豈無其人乎
乃詔書數下卒無應令意眇躬不足以致之而君
子多壅于上聞也朕旣不能遠德故天降災於我
國家又使羣臣不得盡情而過失無聞其若之何
昔魯哀公時天不降譴今倘尙可爲百爾君子忍
習諾諾之風而忘朕之惓惓乎丞相御史中二千
湯子遺書卷五 詔

美

石各舉直言極諫之士徵詣行在所務期盡言無
諱以佐朕克謹天戒之意

擬漢文帝親耕藉田詔

院試

燕聞其詩文神

詔曰帝王之興必以敬天勤民爲首務古者天子
躬耕藉畝以爲農先與祈穀之典並舉所以神倉
豐裕而上帝時歆也所以民咸力穡而嘉穀歲登
也高祖受天明命撫臨方夏朕奉藩于代以至侯
吏不釋之故嗣守歷服天之所付予者甚厚卽位
以來除租稅免徭役復高年舉孝弟力田三老兢
兢業業不敢自甯無非奉若天道欲甚愛此民也

然郊祀之禮皇皇惟慎而柔盛之設有司典之虛
帝藉而不舉非所以敬郊廟也且吾農民日夜穰
穰以供賦稅而朕宴然以處是於勸農之道未備
也於爲民父母之義未周也其何以對越上帝於
園邱哉夫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皇帝享國日
淺今四方漸定矣昔周成王繼文武之後軫念民
依而姬公猶爲之陳幽風進無逸諄諄於稼穡之
艱難當其時親履農郊率公侯大夫秉耒三推故
天報以瑞至今嘉禾之祥著在簡冊何其盛也今
承秦之敝民不得休數十年野不加闢歲一不登
湯子遺書卷五 詔

三

民有饑色是何今昔之不同如此此非獨百姓之
過也大君之率先細民之務不舉故未作維勤
而稼穡不務也子一人何敢自怠以忝高祖之令
聞其以春初朕親耕藉田布詔天下使二千石守
令各率朕意以道民焉

露布

大高祖論業日不暇給孝惠皇帝享國日淺

館課

臣聞版泉振旅於皇家輝煌玉簡苗野奮戈於帝

世照耀金封蓋文德丕播不因秉旌誓鉞而增崇
而聖武布昭正兼執玉舞千而益大滄海全歸禹

貢淪紋豈增萬里之波祝融久戴堯封寸地亦尊
昊天之命非臣猷之克壯咸與維新實

聖德之如天無遠弗届恭惟

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救宵武功垂裳秉珪而天下
嚮風動顏變色而海內鎮定黃旄右指劍閣雲新
玉仗南臨衡湘波靜白環西獻流沙積石之鄉楛
矢東來洧盤日出之郡卿雲爛漫山林無紫芝之
歌日月光華太史著河清之賦獨此粵西星分宿
未地近日南白象陵山孔禽蔽野西京之王會不
通周禮之職方罔載今河山莫矣謂宜梯山航海
湯子遺書卷五

露布

三

而來王豈日月出矣猶然鑽燧鑿榆而自照蒼梧
慘澹鮫人泣明月之珠平樂蕭條估客棄桃枝之
簞臣等恭承

璽命遠播

天威組練發而星斗明旌旗張而雲日曉樓船輕
度細柳營開大將某指麾明月裨將某劔戟秋霜
皆右義左仁佩忠戴信乃布德宣令而纒組來迎
韜戈束橈而壺漿恐後桂林象郡悉成鼙鼓軒舞
之民瘴雨炎風盡爲祝華呼嵩之地日無私照南
邦永以無虞海不揚波北戶宴而不閉幽荒絕壤

始知天子之爲尊六慰三宣共識聖人之在位蓋
王師無戰龍城勒銅柱之勲大武維揚薄海靖兵
戈之氣此皆受成

廟計憑藉

天聲不然何以熊旆未開犀甲未振而鷺山之險
盡作藩籬煙瘴之墟永無狐兔也君之德也果如
叔向之言臣何力哉豈曰卻縠之讓臣等無任慶
怵激切屏營之至謹奉露布以

聞

策

湯子遺書卷五 露布

平定湖南收服雲貴策 院試

堯

竊聞聖王耀德不勤遠大之功而王師無戰必尙
萬全之計文德誕敷由來所重矣昔趙充國曰兵
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誠以疆場重事非可
以千里之外安坐而論也然廟堂無勝算則疆場
之功不可得而立矣故平吳之計定於元凱而淮
南之謀實由裴度况今名邦大郡久隸版籍獨以
湖南雲貴煩勞王師此何得不煩

朝廷之慮也雲貴姑置無論卽湖南處瀟湘衡霍
之間比之輿圖所隸不過二三郡耳而至興師動

眾往來數千里之外士卒困於軍旅老弱罷於糧
饗此非

聖主所忍聞也然而

聖度如天仁恩洋溢使數郡之父老赤子曰冒鋒
鏑內嚮而怨曰聞國中有聖人物靡不得其所獨
此僻壤不得瞻日月之光華舉踵思慕不敢休息
尤非

聖主所忍聞也故今日爲百姓而興師非但爲疆
域計也爲疆域計者何難以力爭而爲百姓計者
則湖南之土地雖若未歸下吏而湖南之赤子已

湯子遺書卷五 策

學

久爲盛世之編氓夫以

聖主而招徠編氓此固非可以講兵力之強弱也
所謂德義綏懷雖若爲儒生之常談而實爲當今
之急務不可不講也昔羊祜作鎮荆襄減汰戍卒
刈穀爲餉吳人有饑船粟往哺吳人有疾醫藥相
通至於軍士不聞甲冑之聲而里閭惟講耕種之
樂此其意若無意於平吳也而吳卒以定范仲淹
經略西夏城清澗城大順使軍不刺黥民不饋輓
三年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爲橫山靈武之計此
其意亦若不亟亟於西夏也而夏卒無事由此言

之兵革者勝敵之具而非永清大定之本也以今
天下虎賁萬旅不爲不强饋餉九州不爲不富樓
船蔽江不爲不眾然而旌旗所至則壺漿恐後韜
戈未返而烽烟又警則當今之所大患固不任戰
矣且夫承變亂之後固不可無異舊之恩也使湖
北之禾疇被野炮鼓不驚而後湖南之底定可期
也使湖南之雲霓入望孔邇載歌而後雲貴之蕩
平可期也况以三軍之眾不尙攻擊之威則用力
必暇不爭且夕之功則爲效必久於是於長沙武
岳之間屯田以待其敝德教以化其俗威信以服
湯子遺書卷五

策

聖

其眾令荷戈之士皆有翻然勃然之心而逆我顏
行者亦皆有退然自悔之意此所謂不戰而屈人
之兵者也滇黔地接荒服西京之王會不通周官
之職方不載蠻洞之險不如劍閣滇池之廣非若
江漢今劍閣爲平壤而江漢爲安流况烟瘴不毛
之墟遼絕殊黨之域何足以煩王師勞弧矢哉蓋
大武本於人心而在鐘鼓旌旗之節王略要於
無疆而不在獻俘凱旋之觀也夫三苗左洞庭右
彭蠡此非湖南之已事乎干羽兩階之事唐虞行
之矣今日之計固不得外此而別求奇謀耳

考

歷代備荒良法考

館課

嘗讀周禮見古先王制治條貫詳明而經緯備具如大司徒之所掌其所以聚萬民量豐歉者何其詳故天災流行而民不病何則其法素備也蓋分溝浚滄禦之周矣嬰茅代犧鑿之素矣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法也遺人收鄉關之委積以恤艱阨養孤老此待施惠法也廩人數邦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時匪頒法也旅

湯子遺書卷五

考

望

師泉府積三粟與斂不售者平頒而貸之此貴國服法也故其未荒也先有以備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及其既荒也則又有司赦氏節巡郊國而以王命均惠焉雖有所謂荒政十二者竟設而不試是周官遺人廩人之法無日而不用無論荒不荒也散利除盜舍禁索鬼竟世而無可用卽荒猶不荒也故曰三代而上有荒政無荒民此之謂也周室既衰徭役橫作魯宣稅畝春秋譏焉其後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與平糴之法以爲糴甚

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

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苦取有餘以補不足雖非三代之制抑以補偏救弊後世深思遠慮之士猶祖其意而神明之也漢定天下什五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其後賈誼上積貯之書晁錯興拜爵之令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說趙都尉爲做古代田之制皆各取濟一時而倉庾充實民

湯子遺書卷五

考

聖

無菜色至宣帝五鳳中則有耿壽昌常平倉矣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糴以利民故歲有豐歉而穀無貴賤穀有貴賤而民無死生是時百姓殷富擬於文景至元帝而罷之至明帝而復之則常平之設與漢相爲盛衰也雖亦李悝之遺意乎而規模則亦遠矣魏棗祇募民屯田晉武帝布帛市穀北齊置富人之倉以收義租後周創六官之倉以辦九穀至隋開皇二年長孫平議諸州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社司執帳檢校時有不熟

卽濟當社饑饉蓋取之不厚則民旣樂輸矣貯之當社則吏胥無侵矣豈若後世牒狀反覆給散艱難御遂之遠扶攜轉徙以求升合之食者比也然行之十餘年關中大旱民猶有食粟糶爭豆腐者至親幸洛陽率民就食則知當時之法亦微有不善矣唐則有戴胄之議白王公以下計墾田畝稅粟麥秔稻隨地所宜秋熟貯之義倉歲不登則賑民或貸爲種至秋而償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高宗

湯子遺書卷五

考

閩

以後遂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矣善哉劉晏之言曰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斂之荒年賑給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儻善救荒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賑給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况吏胥因緣爲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此謂二害故於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諸州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救助之數而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

必委士類故諸州米儲三百萬斛號稱最勝此唐之善行其法者也宋則常平之倉遂爲定制仁宗時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租爲廣惠倉慶歷嘉祐間常平廣惠廣濟三倉並建仁宗四十餘年德澤休洽蓋有力焉後朱子爲社倉之法夏受粟於倉冬則量加息以償之小歉則蠲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雖遇凶荒人不闕食然是法得其人則善不得其人以聚斂亟疾之意而無惻怛仁愛之心恐以公正之法流爲王氏之青苗也可不慎哉明初通惠廣濟倉爲京儲也郡湯子遺書卷五

考

壘

縣預備倉爲賑給也宣德十七年立常平義倉損益古制其後青徐有河水之患吳越興雲漢之歌卒賴其力而民無彫傷焉景泰四年令山東河南江北各輸鍰贖納米備賑萬歷九年張文忠講平糴之法令江南則糴於江淮山陝則糴於河南各撫按互相關白接遞轉運於布政司權宜措處河南京畿如遇凶荒以臨德二倉平價發糴此以達權濟變之法也統而論之先王有素備之政上也李愷耿壽昌之政次也所在蓄積使之流通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下也卽不得已能如富鄭公之

在青州趙清獻之在會稽猶稱善也亦在舉而措之而已

同門公建徵君孫先生夏峯祠堂啟

昔仲尼歿而微言絕孟子出而楊墨之道熄其後濂洛關閩繼洙泗之統金谿姚江闡心學之宗聖道賴以章明彝倫賴以不墜故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至於所生之地所居之鄉與夫講學遊歷之處後人必爲之建祠設位歲時習禮有司亦遂載之郡乘列之祀典四方君子讀其書登其堂慨然

湯子遺書卷五

啟

巽

想見其爲人低徊畱之不忍去以此見天理常存而人心之不容泯沒也我徵君先師生於容城遷於蘇門著書明道立教淑人抉性命之祕定理學之準上自公卿大臣以及儒生隱士近自畿輔河洛以及齊魯晉楚吳越之間有志斯道者無不負笈從遊見其語默動靜天理流行發微闡奧透人心髓皆踴躍興起知聖賢之可爲吾性之具足其功真可遠紹濂洛近比姚江非同山林獨善無關世道之士也今

國家崇儒興學修明禮樂醇善也亦在舉而措

廟堂之上必當有易名從祀之舉此非草野所敢
擅議獨是移家夏峯近三十年與偶爾遊處者不
同松楸在望祠堂未建後學無所瞻仰實爲闕典
今同門公議卜地庀材定期鳩工但費用浩繁非
藉眾力難成巨觀用是遍啟羣公共襄盛事指日
楹桷森鮮階序有嚴與邵子洛陽朱子武彞之祠
並耀千古於以報禮先儒章示來學所關匪細肩
任師傳固當努力此舉乃尊師之大端凡在門牆
應有同心敬裁小啟佇立以俟

引

湯子遺書卷五

引

望

四書淺說小引

四書爲聖賢傳心經世之典備六經之旨奧自漢
儒以來傳註純駁不一至朱子註出集羣儒之大
成國家遂用以取士永樂間奉勅纂輯大全採收
宏備審擇未精虛齋次崖諸先生繼之而考亭之
註益明然爲書浩繁初學未能得其要領吾友成
齋唐君憂之手著一編名曰訓兒淺說言簡而意
盡文顯而旨深篇章段落聯貫如珠童子可以成
誦卽宿學由博返約亦有賴焉其有功於學者大
矣成齋方病目猶手自繕寫其爲功甚勤恨余力

薄不能付剗劖以廣其傳也郎君穉年聰穎非常
必能世其家學謹書篇首以勉之

題跋

題一樂堂卷

余於丙午孟冬由夏峯過內黃時張起庵爲令倡
明理學多士蒸蒸向化居然鄒魯之鄉也居二日
郭子非石自薄城來攜容城先生所題一樂堂卷
見示蓋非石尊人衛寰君年逾古稀起居康勝非
石有子有孫一堂四世萊舞踟躕左右奉養眞足
樂也昔孟子論三樂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卽
湯子遺書卷五

題跋

哭

曰仰不愧俯不怍蓋父子兄弟之間必德行純備
俯仰無慙而後其樂始眞然欲不愧不怍亦不必
他求也還當自父子兄弟始孔子曰天地之性人
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又曰孝弟之道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世固有勛業冠天壤而門內多慙德者
矣雖名列竹帛能俯仰不愧怍否乎非石遊起庵
之門講習有素事親事天同爲一理其知之久矣
異日聲聞遐著英俊景從卽以此堂爲三樂堂亦

題趙憲清卷

戊午余寓京師吾師孫徵君先生之子君僑數相
過從間告余曰先子之講學夏峯也灤州憲清趙
公方官許昌遣其子介茲渡河從遊先子與之語
輒能默識不忘其穎悟出人數等及先子棄養公
移守磁磁爲南北孔道使車絡繹不絕羽書旁午
軍出關隴荆湖者往來殆無虛日官斯地者疲於
供億日昃不遑食簿書期會之繁不與焉公乃單
騎三百餘里爲先子任執紼之役時曾葬者近千
人咸嘖嘖嘆服其賢先子所著尚書近指公爲校
正付梓先子手澤不至泯沒者公之力也幼弟不

湯子遺書卷五

題跋

兗

幸罹難橐籥周旋不憚煩瑣言未旣淚涔涔下旣
而曰余兄弟感公厚誼慮無以報爲製一卷將求
海內有文章行誼者爲之題詠以表公德日以見
余兄弟之不敢忘也請君一言弁其首其無辭余
從先生遊最久先生著讀易大旨精義多前儒所
未發余曾請於先生在剡劒之役先生以此書當
終吾身未敢遽問世也及先生歿後適值軍興追
呼日迫力不能獨任欲求同志者共爲之遲迴未
能就也聞公之義其能無愧乎君僑又曰公之爲
政實大精明吏不能舞文署中襟被蕭然寒窗竹

几篝燈課子弟誦讀聲琅然達戶外與文士談經
講藝握手勸勉尤加意熒獨不以擊斷爲威蓋古
之循吏不過也余謂當今世而知尊師重道表章
大儒遺文急友之難其賢於人遠矣則其爲循吏
也固宜爰次其語書於簡首

徵君先生詩卷跋

庚申冬蓮陸魏君訪余於京師邸舍持一卷則徵
君先生手書贈詩二章蓋甲辰北上至容城時作
也先生身任絕學憂患之來眾人震懾不遑者獨
能坦坦如無事時此足驗先生道力而蓮陸以門
湯子遺書卷五 跋

辛

人周旋患難紫峯擬之蔡季通冀元亨良不誣也
先生以明末寇變內外臣工殉難者指不勝屈慮
事久湮沒著書表章此大義所關何可磨滅雖風
波旋定而先生猶自悔艾無幾微不平之氣且以
得歸子舍展先墓爲幸而字法蒼秀堅老如歲寒
松柏盤紆竹墨間真可寶也敬附數語而歸之

省齋詞跋

省齋先生文章風雅爲詞林領袖乘興遨遊湖山
六橋煙樹雙峯白雲杖屨幾遍時同年不期而聚
者六七人攜酒登高賦詩倡和甚相得也追憶昔

時長安並轡忽忽三十年事少壯者今鬢髮種種
矣酒酣爲小詞數闋壯涼高逸與稼軒放翁馳騁
上下濟武先生將南遊太末余以使事告竣亦且
北歸嘆我輩相聚之難而後會之未可期也不能
不撫卷流連云

湯子遺書卷五

跋

五

